

茂名英烈故事

铁胆神枪手郑金(上)

——茂电大地的英雄志士

王如晓 吴罗源

前言:笔者于2021年上半年受邀参加《茂名英烈事迹选编》一书的编写工作,书中选取了在茂名革命斗争时代和建设时期牺牲的革命先烈中事迹突出、有重大教育意义的153位烈士事迹。在编写过程中,编者常常被英烈事迹感动得热泪盈眶。郑金烈士事迹便是其中之一,笔者根据吴罗源的文稿进行了重新创作,形成此文,以慰烈士在天之灵。

有诗云:红色沃土育忠魂,双枪铁胆照千秋。

在粤西茂名这片浸润着红色热血的土地上,鳌头、袂花、覃巴一带的山水间,至今流传着一段荡气回肠的英雄传奇。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倒行逆施,白色恐怖笼罩城乡,无数革命志士为了人民的解放,在黑暗中浴血奋战。其中,有一位身材挺拔、目光如炬的青年,他双手紧握驳壳枪,枪法精准如神,令敌人闻风丧胆,被百姓亲切地称为“铁胆神枪手”。他,就是茂名鳌头飞马村人、共产党员、茂电地区覃巴飞马武工队队长——郑金。

从铲除祸害百姓的“棺材鼠”,到夜袭高墙大院斩“黑肉蛇”;从火烧敌巢彰显智勇,到孤身闯虎穴营救战友,郑金用青春与热血,在茂电大地上书写了一段段惊心动魄的革命故事。他的一生短暂却璀璨,年仅二十三岁便壮烈牺牲,成为茂名儿女心中永远的英雄。今天,让我们穿越时光的硝烟,重温这位红色英雄的传奇人生,铭记那段峥嵘岁月,传承永不磨灭的革命精神。

故事一:日捉“棺材鼠”,为民除害

1947年的茂南大地,腥风血雨。国民党反动派勾结地方恶霸,反动密探,疯狂镇压地下革命力量,欺压穷苦百姓,民

不聊生。在茂南袂花,有一个名叫潘德兴的富农兼工商业者,此人面善心黑,阴谋狡诈,是当地人唾弃的“毒瘤”。

潘德兴表面上经商谋生,暗地里却充当国民党的忠实密探。他整日鬼鬼祟祟,四处窥探地下党人的行踪,一旦发现蛛丝马迹,便立刻向乡公所告密。无数坚守信仰的地下党员,因他的出卖落入敌手,惨遭杀害,鲜血染红了袂花江畔的土地。不仅如此,他还仗仗钱财养团丁走狗,明偷暗抢搜刮民脂民膏,家中雇工婢女受尽欺凌,百姓敢怒不敢言,背地里咬牙切齿地称他为“棺材老鼠”——只专食人肉,啃噬人骨的恶霸。

地下党组织早已将潘德兴的累累罪行看在眼里,决心铲除这个荼毒百姓、危害革命的祸害,而这艰巨的任务,落在了智勇双全的郑金肩上。郑金身材高挑,目光锐利如电,练就了一手双枪绝技,平日里乔装打扮深入民间,对潘德兴的恶行了如指掌。接到任务后,他立刻召集队员,周密部署,耐心等待最佳时机。

农历五月初四,恰逢鳌头圩日。清晨的鳌头圩人头攒动,叫卖声、吆喝声此起彼伏,一派热闹景象。“棺材老鼠”潘德兴带着几名长工,挑着空箩筐大摇大摆地走进圩市,盘算着购置好酒好菜,回家欢度端午节。此人极度吝啬,即便自己腰缠万贯,也舍不得请随行的长工吃一顿饭。买齐酒菜后,他便打发长工先行运送回家,自己则独自溜进东祥饭店,点上好菜美酒,独自享乐。

这一切,都被早已乔装成赶集农民的郑金与队员们看在眼里。郑金身着粗布短衫,腰间别着镰刀,混在人群中紧靠尾随。他本想趁潘德兴独处时就地锄奸,但圩市人潮拥挤,一旦开枪极易误伤无辜百姓。为了群众的安全,郑金果断

放弃,带领队员悄悄尾随,一路在蔗地、田头小屋乔装成割草、巡田的农夫,伺机而动。

午后,喝得微醉的潘德兴摇摇晃晃地踏上归途,朝着飞马仔村走去。他酒意上头,毫无防备,丝毫不知一张正义的大网早已将他笼罩。当他行至飞马仔村旁的蔗地边缘时,郑金眼中寒光一闪,大手一挥,队员们如猛虎般从蔗林中冲出。郑金双手紧握盒子枪,枪口稳稳对准潘德兴的胸口,厉声喝道:“不许动!”

突如其来变故让潘德兴瞬间酒醒,他惊慌失措,还没看清来人模样,便被队员们牢牢控制,束手就擒。随后,郑金等人将潘德兴押解至覃巴,面对铁证如山,这个作恶多端的密探终于低头认罪,如实供述了自己告密残害革命志士的全部罪行。

根据党的政策与革命斗争的需要,地下党组织当即决定将潘德兴就地正法。消息传开,当地百姓奔走相告,无不拍手称快。“棺材老鼠”被除,百姓心头的阴霾散去,郑金为民除害的义举,让“铁胆神枪手”的威名,第一次在茂电乡间响亮传开。

故事二:夜斩“黑肉蛇”,威震四方

铲除潘德兴后,郑金与游击队员们并未停歇。在飞马六扇车村,还有一个作恶多端的恶霸,名叫郑积传,此人身体胖,凶神恶煞,百姓私下称他为“黑肉蛇”,足见其狠毒凶残。

郑积传不仅身强力壮,还精通快制盒子枪,枪法精准,更仗着与军阀邓光沾沾亲带故,自任自卫队中队长,手下豢养一群打手喽啰,在飞马、田洋一带横行霸道。他时常带队开展“清乡扫荡”,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甚至曾亲自带队抄了郑金的家,给郑金的家人带来无尽苦难。

这条盘踞乡间的“毒蛇”,成为革命斗争的又一大障碍,游击队下定决心,必将其斩除。

郑积传的宅院戒备森严,高墙耸立,炮楼炮眼密布,窗户、天井都用铁丝网层层包裹,宛如一座坚固的堡垒。平日里,他躲在乡公所,有常备队贴身护卫,想要接近他难如登天。但郑金从不畏惧强敌,他与队员们日夜观察,寻找破绽,终于等到了绝佳的机会。

1947年7月的一个夜晚,月色朦胧,星光稀疏。郑积传家中大办喜事,宾客盈门,灯火通明,他忙着应酬饮酒,得意忘形,家中的守卫也因喜事放松了警惕。郑金得知消息后,立刻召集何其贵、欧旭荣、梁君桃等队员,趁着夜色悄然出发,直奔“黑肉蛇”的巢穴。

一行人轻手轻脚,避开巡逻的守卫,来到郑积传家的高墙下。面对高耸的围墙,队员们用竹篙撑地,借力腾跳,悄无声息地翻过围墙,潜入院内,悄悄摸到郑积传的住房窗边。郑金透过窗缝望去,只见郑积传酣睡,仰躺在床上呼呼大睡,毫无防备。

多年的仇恨与百姓的苦难在郑金心中翻涌,他眼神坚定,毫不犹豫地掏出盒子枪,对准郑积传的胸膛,“啪!啪!”两声清脆的枪响划破夜空。子弹精准击中目标,郑积传惨叫从床上弹起,鲜血喷涌而出。他强忍剧痛,挣扎着冲出房门,妄图负隅顽抗,可刚到门口,早已守在门外的何其贵果断开枪,这条作恶多端的“黑肉蛇”当场毙命。

郑金与队员们迅速撤离,消失在茫茫夜色中。夜斩“黑肉蛇”的壮举,让郑金的威名更盛,敌人闻之胆寒,百姓闻之振奋。“日捉棺材鼠,夜斩黑肉蛇”的故事,在茂电大地广为流传,成为百姓口中津津乐道的英雄传奇。

我的少年时光: 在激流与 稻浪中成长

陈德文

在粤西的苍翠山野间,陵江与罗江如两条碧色绸带蜿蜒而下,于化县陵罗之地深情交汇,孕育出一片丰饶的冲积平原——合江镇。六十年代中叶,当金秋的薄雾还轻笼着合江屋儿垌村的青瓦泥墙,我便降生于这江涛拍岸的农家。这年月,特殊岁月正从遥远的北方席卷而来,而我的生命之舟,已在岭南的江水中悄然启航。

我的父母是这片红土地最忠实的耕耘者。父亲虽只读过“高小”,那时在村中也不算个“秀才”,因一手好算盘而当上了生产队的会计,母亲则用勤劳的双手操持着七口之家的生计。在“超支大户”的沉重标签下,我们兄弟姐妹五早早懂得了生活的分量。作为家中的老四,七岁的我已随父兄踏入稻田,稚嫩的肩膀开始分担“三点五工分”的责任。晨曦微露时,我肩挎书包奔向村上的学堂;日影西斜后,又脚踏入温热的泥水。那沉甸甸的稻穗,压弯的不仅是禾秆,更是一个农家少年对“分忧”二字最朴素的诠释。

我像一株被阳光和汗水浇灌的野草,长得瘦小,却格外坚韧。然而,贫困生活的重担过早压垮我求知的渴望。无论是在宋家祠小学,还是在合江中心学校的重点班里,我都是老师的骄傲,成绩像江边的翠竹,节节拔高。从小学到初中,我的成绩始终都排在前面,还戴着班干部的袖章。书本给了我另一个世界,一个不需要为工分和口粮发愁的世界。小学五年、初中三载的时光,是油灯下与算筹的博弈,是田埂上与课本的对话。当1982年夏日的蝉鸣响彻廉江师范的校园,我以优异的成绩叩开命运之门,终于捧起了那象征蜕变的“国家粮”,也就是有了“粮簿”。

回望十四岁前的岁月,艰辛的底色上竟也泼洒着明丽的斑斓。盛夏的罗江是我们的天然乐园:赤膊跃入清流,与鱼虾追逐嬉戏;隔江与对面江的孩童打“石头仗”,水花溅起纯真的欢笑。冬日里,巧手用单车链制作火柴枪的喜悦,还有熬煮红糖果叫卖的吆喝,都是我挣取学费的智慧。最难忘的是夏收秋获时节,我们挎着竹篮穿梭于收割后的田野,将遗落的稻穗虔诚拾起——这些金黄的馈赠不仅换来作业簿和学习文具,更让我胸戴“拾稻穗标兵”的红花时,脸上绽放出泥土般质朴的自豪。

我的少年恰与一个特殊年代重叠。当北方的风暴撼动庙堂之时,岭南的江水依然按着自然的韵律奔流。父母从未因“运动”的喧嚣而荒芜田畴,他们用沉默的耕耘告诉我:土地的信誉比任何口号更珍贵。父亲在生产队当会计时,账本上工工整整的数字,母亲分粮时绝不短斤少两的坚持,都在潜移默化中为我刻下“诚实本分”的印记。那些在江边打水漂的石子,在田埂上拾穗的汗水,在油灯下演算的坚持——它们共同构成了一种朴素的生存哲学:无论外界如何激荡,生命自有其坚韧的锚点,在劳动与求知中寻找尊严。

如今,当我站在人生的渡口回望,合江镇那两江交汇的壮阔景象,早已成为生命的深刻隐喻。个人的成长轨迹与时代的洪流交织,在困顿中磨砺出勤勉的筋骨,在清贫里孕育出智慧的灵光。那些被江水浸润、被稻浪滋养的岁月,最终沉淀为灵魂深处最丰厚的沃土——它让我懂得,真正的丰饶,从来不在粮册的数字里,而在直面生活时挺直的脊梁,在浊浪排空后依然清澈的目光。

这生于江畔、长于田间的生命韧性,正是岁月馈赠的最磅礴诗篇。无论走多远,我都知道,我是从两条江的拥抱中走出来的人。江水不息,生命如斯!



茂名印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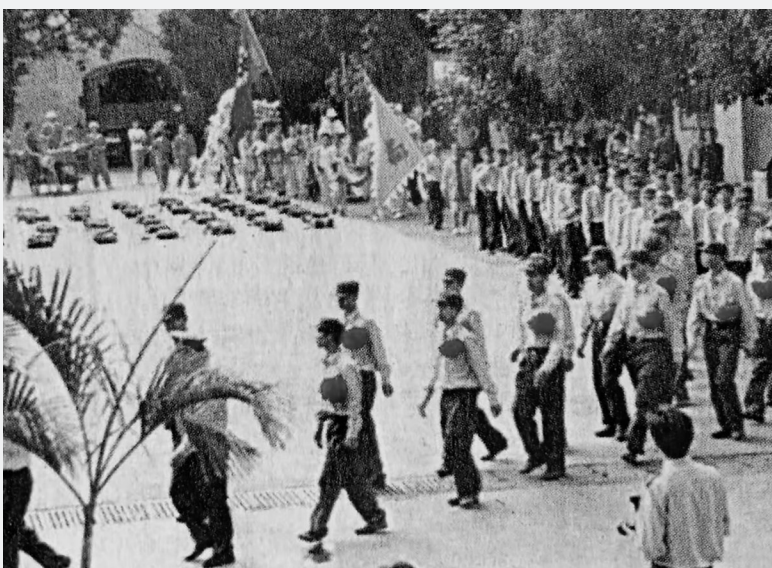
23年前欢送新兵入伍

近段时间,我市各地适龄青年积极响应祖国征召,踊跃报名应征入伍。他们豪迈的家国情怀,那发自肺腑深处的誓言,深深令人感动。刚穿上军装的新兵们,胸前佩戴大红花,雄赳赳气昂昂走在大街上,紧跟其后的是雄狮踩着鼓点摇尾昂首,身穿彩服的青年男女载歌载舞,随行的家长们脸上挂着自豪的笑容。眼前的这一幕,禁不住使我想起了23年前当记者时的一次采访。

那是2003年11月20日上午,我奉命前往化州市人武部采访。到了人武部大

院,只见新兵们一个个精神抖擞端坐在球场中间,聚精会神听着驻藏部队首长的讲话。首长鼓励新兵们树立保家卫国的思想,发扬“一不怕死,二不怕苦”的英雄气概,到祖国的西藏去,到人民解放军这座革命大熔炉中去,把自己锻炼成为一名政治思想过硬,军事技术精的革命战士,保家卫国,勇立新功。图为听完报告后,化州市第一批赴藏新兵列队绕场两周,醒狮队紧跟其后表演,以示庆祝。

图/文 陈冲



守岁

毛勇强

“共欢新故岁,迎送一宵中”。除夕守岁,是一个古老的话题,也是一个不老的话题。

除夕守岁是我国一个历史悠久,内涵丰富的传统习俗。据史料记载,在南北朝时代,很多文人撰写了关于守岁的诗作。例如徐君倩的《共内人夜坐守岁》:“欢多情未极,赏至莫停杯。酒中喜桃子,粽里觅杨梅。帘开风入帐,烛尽炭成灰。勿疑鬓钗重,为待晓光催。”显然,除夕守岁是为了回顾过去,展望未来,除旧布新,迎春接福。在古代,由于瘟疫多,科学不发达,古人守岁把祈祷健康作为“重中之重”,如饮用大黄、白术和桔梗等中药泡制的“屠苏酒”,就是为了防疫和保健。当然,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守岁的仪式、内容也不断丰富、完善,而且流行了一千多年。

我出生在化州市北部的合江圩。一直以来,街坊们都时兴守岁。不过,在物质匮乏、生活水平低下的年代,大多数人家守岁的形式比较简单。在我五六岁时,年迈的祖父跟我们一起生活。他读过几年私塾,有一定的文化底蕴,对守岁十分执着、认真,而且有一套仪式。例如整夜点煤油灯,目的是驱邪避祟,也象征为父母添寿;灶膛留火种,寓意日子红火。如果遇上好年景,会购买一条鱼,只吃鱼肉,留鱼头和鱼尾至次日,取“年年有余”之意。最重要的仪式是:子时一到,由祖父带领全家焚香,祭拜财神、灶神。这时,全场安静,大家十分虔诚。祖父则口中念念有词,时而有声音,时而低声细语。当然,内容是讲吉利话。不过,我们兄弟俩对这一套既不熟悉,也不感兴趣,一心希望仪式早点结束,领那渴望已久的“压岁钱”。苏轼诗云:“儿童强不睡,相守夜欢哗。”实际上,我们是“相

守有目的”。终于,在我们已经昏昏欲睡时,祖父和父亲各给我们一个小红包,反复叮嘱要放在枕头底下,寓意“压祟”,快高长大。对此,我母亲颇有微词,让孩子们等几个小时,乃至彻夜期盼有点可怜。因此,后来祖父和父亲改为在年夜饭发红包。每次领到“压岁钱”后,我们欢天喜地,不顾及那些“规矩”了,和发小满街跑,购买鞭炮和零食,各取所需地开展活动。疯狂玩到晚上九点多,已经十分疲惫,简单洗漱之后上床,仅几分钟已进入甜蜜的梦乡……

转眼到了上世纪80年代,祖父已经驾鹤西去,父亲年事也高。于是,守岁的“任务”落在我们兄弟俩的肩上。父亲是一个开明的男人,告诉守岁不要太复杂,虔诚即可,反复叮嘱子时一到,要及时燃放爆竹,让旧岁的烦恼,在爆竹声中消除,寓意新的一年平安喜乐,全家幸福。

这正符合我们的心意。因为我们对繁文缛节不熟练,也不感兴趣。因此,对守岁不断进行创新。年夜饭之后,大家一起动手贴春联,这样大年初一可以睡到自然醒。我和大哥都是体育爱好者,组织或参加篮球、乒乓球比赛。一场球下来,大汗淋漓,全身轻松,真是不亦乐乎!体育运动之后,还有大量的时间才到子夜,我们不会静静地守岁。改革开放后,我们家可以说是“先富裕起来”的人家,在80年代初已建起三层楼房,购买了电视机,比较高档的家具,茶具一应俱全,家庭条件、环境好,生活舒适。晚上九点之后,亲戚朋友、同学和邻居陆续到我家做客,有的饮茶,有的打扑克,有的看电视,节目丰富,皆有欢喜,乐也融融!大家往往在十一点半才陆续告辞。因为各家各户都会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零

点报时的最后一响燃放烟花炮竹,送别旧岁,迎接新年!

至今印象最深的是1984年的除夕。这一年,是我调来茂名市工作的第一年,心情格外高兴。农历十二月廿八,我已回家筹备过年的事宜。一位从深圳回来的初中同学,提议除夕之夜到我家守岁、炸油角。当时,这还是“新鲜”的事物。我是“门外汉”,不会操作。那位同学幽默地说,我的“业务”已十分熟练,自封为师傅,你准备一下吧!于是,我购买了面粉、椰丝、花生和芝麻等,做好了准备工作。晚上九点多,那位同学如约而至,还带来了一位“熟练工”(朋友)。寒暄过后,由我同学担任“总指挥”兼“厨师”。

在他的统筹下,一切有条不紊地进行。老同学亲自揉面。他说,这是至关重要的一环。只见他将面粉放在桌面上,围成一个圈状,倒入温水,还放了少许猪油(让面粉富有弹性、嫩滑、香口),之后,反复用力揉搓,还不时撒数下。果然,这项工作既费力,又是技术活。与此同时,有的人炒花生、椰丝和芝麻,制作靚馅。将前期工作做好后,那位同学带头示范,耐心、详细讲解制作油角的技巧。我母亲、大嫂和一个女邻居也参与,也许她们有包饺子的经验,也许心灵手巧吧,逐渐进入状态,逐步上手,仅一个多小时,已经“诞生”了百余个半成品。这些油角宛如精致的麦穗,花边捏得细密匀称,一圈圈整齐地摆在桌面、茶几上,像排着队的小元宝,显得格外喜庆,使我心情愉悦,收获美的享受。紧接着,老同学亲自“掌勺”,进入关键的环节:开始炸油角。只见他将几斤花生油倒入锅中,用猛火煮滚,然后将油角徐徐倒入锅中,顿时溅起了浪花,发出“滋滋”的响声。他时而用勺压几下油角,时而推数

下。几分钟之后,大功告成。他小心地将凝聚大家心血的“作品”用铁勺捞起来,放在预先准备好的大瓷碟。但见油角一个个挺着圆鼓鼓的肚子,呈金黄色,热气腾腾,清香四溢,令人垂涎。他告诉大家不要急于品尝,待几分钟后,不热也不冻时才“动口”。趁着这个间隙,众人有的稍事休息,有的泡茶,有的动手搞卫生。之后,大家一起动手动手,小口品尝,但觉外酥内甜,挑动味蕾,还边饮茶,边贺年,边南地北地神吹海聊,人人竖起大拇指:味道好极了!到十一点半左右,大家陆续告辞。我母亲赶紧拿来“纸角”(用旧报纸制作的。当时,塑料袋还未问世),让每人装一二十个带回去。她说,转眼就到新年了,大家辛苦啦,可不能空手而归。同学、朋友和邻居拗不过老人家,只好照办了。这年的守岁真是太有意思了,大家边学习新事物,边聊天,边享受人间的温暖。如今,几十年过去了,但我依然记忆犹新,好像昨天一般亲切,觉得富有烟火味、人情味!

“闲云淡影月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仿佛转眼间,我和大哥也步入了老年人的行列。于是,将守岁的“接力棒”传给了儿女,由他们当“主角”。年轻人将现代意识融入守岁中,不会坚持彻夜不眠,以零点倒计时为准。团圆饭后,他们先是参加文体活动,之后的看春晚,有的打牌,有的玩抖音,有的在家庭群上发红包,让大家兴奋不已,有的通过视频与外地的亲友交流、贺岁。总之,不拘一格,形式多样。不过,“规定动作”还是按部就班,一丝不苟地完成,让“珍视光阴,守护亲情”的优良传统得以延续。诚然,守岁,守的是一份团圆,一份温暖,一份期盼,正如苏轼在《守岁》中描绘的:“努力尽今夕,少年犹可夸。”